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樂律全書卷二十三

詳校官內閣學士管理樂部臣鄒奕孝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秦瀛

謄錄監生臣許溶

樂律全書卷二十三

明　朱載堉　撰

律學新說三

審度篇第一之下

分上下者上乃造律要法下乃審度旁證

素問靈樞經黄帝問于岐伯曰余聞人之合于天道也內有五臟以應五音五色五時五味五位也外有六府

以應六律六律建隂陽諸經而合之十二月十二辰十二節十二經水十二時十二經脉者此五藏六府之所以應天道夫十二經脉者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治病之所以起學之所始工之所止也麤之所易上之所難也又問岐伯曰經脉十二者外合于十二經水而内屬于五藏六府夫十二經水者其有大小深淺廣狹遠近各不同五藏六府之高下小大受穀之多少亦不等相應奈何夫經水者受水而行之五藏者合

神氣魂魄而藏之六府者受穀而行之受氣而揚之經脉者受血而營之合而以治奈何刺之深淺灸之壯數可得聞乎岐伯荅曰善哉問也天至高不可度地至廣不可量此之謂也且夫人生于天地之間六合之內此天之高地之廣也非人力之所能度量而至也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視之其藏之堅脆府之大小穀之多少脉之長短血之清濁氣之多少十二經之多血少氣與其少血多氣

與其皆多血氣與其皆少血氣皆有大數其治以鍼艾各調其經氣固其常有合乎黄帝曰余聞之快于耳不觧于心願卒聞之岐伯答曰此人之所以參天地而應隂陽也不可不察黄帝曰夫經脉之小大血之多少膚之厚薄肉之堅脆及䐃之大小可為度量乎岐伯荅曰其可為度量者取其中度也不甚脫肉而血氣不衰也若夫度之人痟瘦而形肉脫者惡可以度量刺乎審切循捫按視其寒溫盛衰而調之是謂因適而為之真也

黄帝問于伯高曰脉度言經脉之長短何以立之伯高曰先度其骨節之大小廣狹長短而脉度定矣黄帝曰願聞衆人之度人長七尺五寸者其骨節之大小長短各幾何伯高曰頭之大骨圍二尺六寸胷圍四尺五寸腰圍四尺二寸髮所覆者顱至項尺二寸髮以下至頤長一尺君子終折結喉以下至缺盆中長四寸缺盆以下至髃骬長九寸過則肺大不滿則肺小髃骬以下至天樞長八寸過則胃大不及則胃小天樞以下至横骨

長六寸半過則迴腸廣長不滿則狹短横骨長六寸半横骨上廉以下至内輔之上廉長一尺八寸内輔之上廉以下至下廉長三寸半内輔下廉下至内踝長一尺三寸内踝以下至地長三寸膝膕以下至跗屬長一尺六寸跗屬以下至地長三寸故骨圍大則大過小則不及角以下至柱骨長一尺行腋中不見者長四寸腋以下至季脇長一尺二寸季脇以下至髀樞長六寸髀樞以下至膝中長一尺九寸膝以下至外踝長一尺六寸

外踝以下至京骨長三寸京骨以下至地長一寸耳後當完骨者廣九寸耳前當耳門者廣一尺三寸兩顴之間相去七寸兩乳之間廣九寸半兩髀之間廣六寸半足長一尺二寸廣四寸半肩至肘長一尺七寸肘至腕長一尺二寸半腕至中指本節長四寸本節至其末長四寸半項髮以下至背骨長二寸半膂骨以下至尾骶二十一節長三尺上節長一寸四分分之一奇分在下故上七節至于膂骨九寸八分分之七此衆人骨之度

也所以立經脉之長短也是故視其經脉之在于身也其見浮而堅其見明而大者多血細而沉者多氣也

黄帝曰余願聞五十營奈何岐伯答曰天周二十八宿宿三十六分人氣行一周千八分日行二十八宿人經脉上下左右前後二十八脉周身十六丈二尺以應二十八宿漏水下百刻以分晝夜故人一呼脉再動氣行三寸一吸脉亦再動氣行三寸呼吸定息氣行六寸十息氣行六尺日行二分二百七十息氣行十六丈二尺

氣行交通於中一周於身下水二刻日行二十五分五百四十息氣行再周于身下水四刻日行四十分二千七百息氣行十周于身下水二十刻日行五宿二十分一萬三千五百息氣行五十營于身水下百刻日行二十八宿漏水皆盡脉終矣所謂交通者并行一數也故五十營備得盡天地之壽矣凡行八百一十丈也

黄帝曰願聞脉度岐伯荅曰手之六陽從手至頭長五尺五六三丈手之六陰從手至胷中三尺五寸三六一

丈八尺五六三尺合二丈一尺足之六陽從足上至頭八尺六八四丈八尺足之六陰從足至胷中六尺五寸六六三丈六尺五六三尺合三丈九尺蹻脉從足至目七尺五寸二七一丈四尺二五一尺合一丈五尺督脉任脉各四尺五寸二四八尺二五一尺合九尺凡都合一十六丈二尺此氣之大經隧也

黄帝問于伯高曰余願聞六府傳穀者腸胃之小大長短受穀之多少奈何伯高曰請盡言之穀所從出入淺

深遠近長短之度脣至齒長九分口廣二寸半齒以後至會厭深三寸半大容五合舌重十兩長七寸廣二寸半咽門重十兩廣一寸半至胃長一尺六寸胃紆曲屈伸之長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徑五寸大容三斗五升小腸後附脊左環迴周疊積其注于迴腸者外附于臍上迴運環十六曲大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長三丈二尺迴腸當臍左環迴周葉積而下迴運環反十六曲大四寸徑一寸寸之少半長二丈一尺廣腸傳脊以受

迴腸左環葉脊上下辟大八寸徑二寸寸之大半長二尺八寸腸胃所入至所出長六丈四寸四分迴曲環反三十二曲也

黃帝曰願聞人之不食七日而死何也伯高曰臣請言其故胃大一尺五寸徑五寸長二尺六寸橫屈受水穀三斗五升其中之穀常留二斗水一斗五升而滿上焦泄氣出其精微慓悍滑疾下焦下溉諸腸小腸大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長三丈二尺受穀二斗四升水六

升三合合之大半迴腸大四寸徑一寸寸之少半長二丈一尺受穀一斗水七升半廣腸大八寸徑二寸寸之大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腸胃之長凡五丈八尺四寸受水穀九斗二升一合合之大半此腸胃所受水穀之數也平人則不然胃滿則腸虛腸滿則胃虛更虛更滿故氣得上下五藏安定血脈和利精神乃居故神者水穀之精氣也故腸胃之中當留穀二斗水一斗五升故平人日再後後二升半一日中五

升七日五七三斗五升而留水穀盡矣故平人不食飲七日而死者水穀精氣津液皆盡故也

扁鵲八十一難經其一難曰十二經皆有動脈獨取寸口以決五藏六府死生吉凶之法何謂也然寸口者脈之大要會手太陰之脈動也人一呼脈行三寸一吸脈行三寸呼吸定息脈行六寸人一日一夜凡一萬三千五百息脈行五十度周於身漏水下百刻榮衛行陽二十五度行陰亦二十五度為一周也故五十度復會於

手太陰寸口者五藏六府之所終始故法取於寸口也

二難曰脉有尺寸何謂也然尺寸者脉之大要會也從關至尺是尺內陰之所始也從關至魚際是寸口內陽之所治也故分寸為尺分尺為寸故陰得尺內一寸陽得寸內九分尺寸終始一寸九分故曰尺寸也

三難曰脉有太過有不及有陰陽相乘有覆有溢有關有格何謂也然關之前者陽之動也脉當見九分而浮過者法曰太過減者法曰不及遂上魚為溢為外關內

格此隂乘之脉也關以後者隂之動也脉當見一寸而沉過者法曰太過減者法曰不及遂入尺為覆為内關外格此陽乘之脉也故曰覆溢是其真藏之脉人不病而死也

二十三難曰手足三隂三陽脉之度數可曉以不然手三陽之脉從手至頭長五尺五六合三丈手三隂之脉從手至胷長三尺五寸三六一丈八尺五六三尺合二丈一尺足三陽之脉從足至頭長八尺六八四丈八尺

足三陰之脈從足至胷長六尺五寸六六三丈六尺五六三尺合三丈九尺人兩足蹻脈從足至目長七尺五寸二七一丈四尺二五一尺合一丈五尺督脈任脈各長四尺五寸二四八尺二五一尺合九尺凡脉長一十六丈二尺此所謂十二經脈長短之數也

四十二難曰人腸胃長短受水穀多少各幾何然胃大一尺五寸徑五寸長二尺六寸橫屈受水穀三斗五升其中常留穀二斗水一斗五升小腸大二寸半徑八分

分之少半長三丈二尺受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大半迴腸大四寸徑一寸半（靈樞云徑一寸寸之少半）長二丈一尺受穀一斗水七升半廣腸大八寸徑二寸半（靈樞云徑二寸寸之大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故腸胃凡長五丈八尺四寸合受水穀八斗七升六合八分合之一（靈樞云受水穀九斗二升一合合之大半）此腸胃長短受水穀之數也

肝重四斤四兩左三葉右四葉凡七葉主藏魂心重十二兩中有七孔三毛盛精汁三合主藏神脾重二斤三

兩扁廣三寸長五寸有散膏半斤主裹血溫五藏主藏意肺重三斤三兩六葉兩耳凡八葉主藏魄腎有兩枚重一斤一兩主藏志膽在肝之短葉間重三兩三銖(千金云長三寸三分)盛精汁三合(千金作二合通訣作一合)傍胃重二斤一兩(千金作二斤十四兩)紆曲屈伸長二尺六寸(千金作一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徑五寸盛穀二斗水一斗五升小腸重二斤十四兩長三丈二尺(千金作二丈四尺)廣二寸半(千金作二寸四寸)徑八分分之少半左迴疊積十六曲盛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

之大半（千金云常留水穀二斗四升其一斗二升是水一斗二升是穀）大腸重二斤十二兩長二丈一尺（千金作一丈二尺）廣四寸（千金作六寸）徑一寸（靈樞云徑一寸寸之少半）當臍右迴疊積十六曲（千金作十二曲）盛穀一斗水七升半（千金作一斗二升）膀胱重九兩二銖從廣九寸（傍通訣作七寸）盛溺九升九合（傍通訣作九升二合）口廣二寸半脣至齒長九分齒以後至會厭深三寸半大容五合舌重十兩長七寸廣二寸半咽門重十兩廣二寸半（靈樞作一寸半）至胃長一尺六寸喉嚨重十二兩廣二寸長一尺二寸九節（千金云其層圍

十二肛門重十二兩大八寸徑二寸大半千金作二寸寸三分

二尺八寸千金作一尺二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

四十三難曰人不食飲七日而死者何也然人胃中常存留穀二斗千金作二斗四升水一斗五升千金作一斗一升故平人日再至圊一行二升半日中五升七日五七三斗五升而水穀盡矣故平人不食飲七日而死者水穀津液俱盡即死矣

千金方平脈大法問曰何謂三部脈荅曰寸關尺也凡

人脩短不同其形各異有尺寸分三關之法從肘腕中橫文至掌魚際後文却而十分之而入取九分是為尺從魚際後文却還度取十分之一則是寸寸十分之而入取九分之中則寸口也此處其骨自高故云陰得尺内一寸陽得寸内九分從寸口入却行六分為關分從關分又入六分為尺分又曰從魚際至高骨却行一寸其中名曰寸口從寸口至尺名曰尺澤故曰尺寸寸後尺前名曰關陽出陰入以關為界如天地人為三界寸

主射上焦頭及皮毛竟手上部關主射中焦腹及腰中部尺主射下焦小腹至足下部此為三部法象三才天地人頭腹足為三元也夫十二經皆有動脈獨取寸口以決五藏六府死生吉凶之候者何謂也然寸口者脈之大會手太陰之動脈也人一呼脈行三寸一吸脈行三寸呼吸定息脈行六寸人一日一夜凡一萬三千五百息脈行五十度周於其身漏水下百刻榮衛行陽二十五度行陰亦二十五度為一周也（晬時）故五十度而復

會於手太陰太陰者寸口也即五藏六府之所終始故法取於寸口人有三百六十脉法三百六十日也

又明堂三人圖序曰夫病源所起本於藏府藏府之脉並出手足循環腹背無所不至往來出没難以測量將欲指取其穴非圖莫可預備之要非灸不精故經曰湯藥攻其内針灸攻其外則病無所逃矣方知針灸之功過半於湯藥矣然去聖久遠學徒蒙昧孔穴出入莫測經源濟弱扶危臨事多惑余慨其不逮聊因暇隙鳩集

今古名醫明堂以述針灸經一篇用補私闕庶依圖知穴按經識分則孔穴親疎居然可見矣舊明堂圖年代久遠傳寫錯誤不足指南今一依甄權等新撰為定云耳若依明堂正經人是七尺六寸四分之身今半之為圖人身長三尺八寸二分其孔穴相去亦皆半之以五分為寸其尺用夏家古尺司馬六尺為步即江淮吳越所用八寸小尺是也其十二經脈五色作之奇經八脈以綠色為之三人孔穴共六百五十穴圖之於後亦覩

之便令了耳仰人二百八十二穴背人一百九十四穴側人一百七十四穴穴名共三百四十九單穴四十八名雙穴三百一名

又曰凡孔穴在身皆是藏府榮衛血脉流通表裏往來各有所主臨時救難必在審詳人有老少體有長短膚有肥瘦皆須精思商量准而折之無得一槩致有差失其尺寸之法依古者八寸為尺仍取病者男左女右手中指上第一節為一寸亦有長短不定者即取手大拇

指第一節横度為一寸以意消息巧拙在人其言一夫
者以四指為一夫又以肌肉文理節解縫會宛陷之中
及以手按之病者快然如此仔細安詳用心者乃能得
之耳
外臺秘要方明堂序曰夫明堂者黄帝之正經聖人之
遺教所注孔穴靡不指的又皇甫士安晉朝高秀洞明
醫術撰次甲乙竝取三部為定如此則明堂甲乙是醫
人之秘寳後之學者宜遵用之不可苟從異說致乖正

理又手足十二經亦皆有俞手足者陰陽之交會血氣之流通外勞肢節内連藏府是以原明堂之經也自古之體鮮孰能與於此哉故立經以言疾之所出圖形以表孔穴之名處比來有經而無圖則不能明脉俞之會今有圖而無經則不能論百疾之要也由是觀之書之與圖不可無也又人形不同長短異狀圖象參差之毫釐則孔穴乖處不可不詳也今依準甲乙正經人長七尺五寸之身今半之以爲圖人長三尺七寸五分其

孔穴相去亦半寸之五分為寸其尺用古尺其十二經脈皆以五色作之奇經八脈並以綠色標記諸家並以三人為圖今因十二經而畫圖人十二身也經脈陰陽各隨其類故湯藥攻其內以灸攻其外則病無所逃知火艾之功過半於湯藥矣其針法古來以為深奧今人卒不可解經云針能殺生人不能起死人若欲錄之恐傷性命今並不錄針經唯取灸法其穴墨點者禁之不宜灸朱點者灸病為良具注於明堂圖人並可覽之黃帝

素問蒯孔穴原經脈窮萬病之所始九卷甲乙及千金方甄權楊操等諸家灸法雖未能遠窮其理且列流注及傍通終疾病之狀爾

普濟方曰凡度周身孔穴遠近分寸以病人男左女右取手中指第二節内度兩横文相去為一寸以薄竹片點量分寸使用或有人手長身短或人長身短或人長胷腹短或人短胷腹長揣穴尤宜用意凡穴不離分肉之間動脈之中是谿谷之會以行榮衛以會大氣其經

脉麤細狀如細線但令當經而刺之依法補瀉即能愈
疾矣
又曰明堂經定尺寸法云以八寸為一尺以八分為一
寸緣人有長短肥瘦不同取穴不準秦時扁鵲明堂經
云取男左女右手中指第一節為一寸為緣人有身長
手短有身短手長取穴不準唐時孫思邈明堂經云取
患人男左女右大拇指節橫文為一寸以意消詳巧拙
在人亦有差互今取男左女右手中指第二節內度兩

橫文相去為一寸自依此寸法與人針灸療病已來其病多得獲愈此法有準今以為定

又曰一云三寸者盡一中指也聖惠方云今取男左女右手中指第二節內度兩橫文相去為一寸自依此法療病多愈今以為定此穴取寸石藏用亦用聖惠方為準以蠟紙條子或薄篾量患人男左女右手中指中節橫文上下相去長短為一寸謂之同身寸若曲指即傍取指側中節上下兩文角相去遠近為一寸若伸指即

正取指中自上節下横文至中節中從上第二條横文長者相去遠近爲一寸與曲指之寸長短亦相符合然人之身手指或有異者至於指文亦各不同更在以意詳度之也曲或作屈義通

今按素難二經乃先秦古書三代名醫所相授受秦始皇有令不燒醫卜種樹之書由漢迄今醫流遵用雖經歷代變更未聞有人妄加删改其載人之身體藏府之數必合古之度量權衡無疑矣在昔三皇以

仁愛治天下憫斯民之夭札欲窮醫術之妙而探賾索隱無所不至焉故岐伯云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視之葢太古時風俗淳朴死則棄之於野初無衣衾棺槨之葬故使為醫術者可得剖而視之亦無所禁後世聖人取諸大過之象始製棺槨由是之後國有殘毀屍體之禁無敢剖而視之者以此推之知彼醫經其來之遠又奚止於三代而已周禮以為人長八尺與岐伯云八

尺之士相符則是上自黄帝下至成周數千年間人與尺度未嘗異也成周至今亦不過數千年耳豈人體輙異哉抑尺度有增耳尺度增則顯人體小其實未嘗小也故千金方凡例云世之妄者乃謂古今之人大小有異無稽之言莫此為甚雖然周禮岐伯所云蓋魁偉丈夫之身非衆人之度也故黄帝問於伯高曰衆人之度長七尺五寸是也外臺亦作七尺五寸與此正同而千金云據明堂正經人長七尺六寸

四分乃比靈樞外臺多一寸四分者葢取丈夫之身八尺衆人之身七尺五寸二者之間酌量中數而言上可以括丈夫下可以括衆人一術統之不必岐而為二非尺度有所損益也梁陶弘景撰本草序録一用累黍之法孫思邈從而用之孫氏生於隋初終於唐永淳中葢見隋志唐令之法矣其書言尺則用夏家古尺夫神禹以身為度以聲為律得天地自然中和之正凡考究脉穴一以夏禹身度為則而又參諸

司馬六尺為步以互證之其立意之精豈尋常醫家者流所能及哉是必有所本矣但孫氏云夏家古尺即江淮吳越所用八寸小尺是也葢隋末唐初江淮間尺暗合古尺一尺而當唐尺八寸故曰八寸小尺今則其尺雖不可見而可以時考之唐會要云唐高祖武徳四年七月十七日行開元通寶錢其錢徑八分葢唐尺之八分也夫一開元錢徑八分則十開元錢徑八寸即孫氏所謂夏家古尺之一尺也開元錢

今固有之以錢考尺則尺可知矣夫人之身體或有修短肥瘦之不同未可一例言之故近世醫家各從權便取病人同身之寸自同身之寸其說一出無復考究古尺之法而夏禹身度遂不可見幸賴孫氏之方及唐會要與開元錢可以互證耳好古明律之士所當盡心討論而不可忽也

史記夏本紀曰禹聲為律身為度稱以出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數聲樂索隱曰聲與身為律度則權衡亦出於

其身故云稱以出也又孔子世家曰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又曰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

孔叢子曰昔堯身修十尺舜身修八尺有奇又曰仲尼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

史記正義曰舜長六尺一寸禹長九尺二寸文王長八尺二寸

白孔六帖曰禹長九尺九寸湯及孔子皆長九尺

鄭樵通志曰帝堯身長十尺帝舜長六尺禹長九尺二寸聲為律身為度

羅泌路史曰伏羲長九尺一寸神農長八尺九寸黄帝身逾九尺堯長十尺舜長九尺禹長九尺有咫

孟子告子篇曹交曰文王十尺湯九尺

荀子非相篇曰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弓短註云子弓蓋仲弓也言子者著其為師也

右聖人身度

今按本紀謂夏禹以身爲度旣云以身爲度則身當與度之整數相合或十尺或九尺是也然無正文可考惟晉皇甫謐撰帝王世紀據緯書合誠圖以爲禹身九尺二寸唐張守節宋鄭樵皆因之而白氏六帖則云禹長九尺九寸羅泌路史則云禹長九尺有咫諸家各異莫知適從除堯湯文王孔子身度則有孟子孔叢史記之文可證惟禹無所考據其緯書異說未敢信以爲然以理論之若據

身為度之一言則應長十尺為是葢十尺今之八尺古稱丈夫本此當今曲尺八寸為古一尺今之八尺是古一丈乃夏禹之身度也或問此說亦有據乎曰孔子家語及史記世家皆云孔子長九尺六寸自腰已下不及禹者三寸夫以九尺六寸之身而猶不及三寸則禹長九尺九寸有餘明矣自腰已上未有明言過與不及雖未敢決若彼緯書所云長九尺二寸者可以決定知其謬也然則自要

已上不及禹者其一寸歟腰之上下共不及者四寸以此四寸加前九尺六寸則十尺矣夫禹以身為度者其此之謂乎

周禮地官鄉大夫之職以歳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疏曰云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者七尺謂年二十知者案韓詩外傳二十行役與此國中七尺同則知七尺謂年二十云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者六尺

謂年十五故論語云可以託六尺之孤鄭註云六尺之孤年十五已下彼六尺亦謂十五鄭言已下者正謂十四已下亦可以寄託非謂六尺可通十四已下鄭必知六尺年十五者以其國中七尺為二十對六十野云六尺對六十五晚校五年明知六尺與七尺早校五年故以六尺為十五也

又冬官考工記曰人長八尺

黄帝素問靈樞經曰八尺之士又曰衆人之度人長七

尺五寸

列子曰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趣者謂之人

荀子曰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

家語孔子謂子路豈能保其六七尺之體哉

又曰高柴長不過六尺史記作五尺恐誤

史記列傳曰晏子長不滿六尺孔叢子作三尺恐誤

孟子之書曰曹交九尺四寸以長

錦繡萬花谷云語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周禮鄉大夫之職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五皆征之按韓詩外傳曰國中二十行役然則七尺者二十歲也其升降皆以五年爲率則六尺者十五歲也漢明帝詔曰高密侯禹東平王蒼並可以受六尺之託註曰六尺謂年十五以下皆以六尺該之也

儼山外集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古以二歲

半為一尺言五尺是十二歲以上十五歲則稱六尺若晏嬰身不滿三尺是以律起尺矣周尺準今之八寸三八則今二尺四寸豈成形體當是極言其短耳曹交九尺四寸以長準今七尺五寸餘

右常人身度

今按衆人身度當以黍尺七尺五寸為準其曹交之長九尺有餘晏子之短六尺不足二者折衷之亦得七尺五寸故孔子荀子皆謂七尺之體為中

人之率黍尺七尺五寸葢今曲尺六尺也周禮所謂人長八尺素問所謂八尺之士者黍尺八尺比今曲尺六尺四寸其偉人之體歟故素問有八尺及七尺五寸二說而庸俗弗曉古今尺度不同乃謂古今人品有異豈不謬哉

漢書曰昭帝始冠長八尺二寸項羽長八尺二寸韓王信長八尺二寸張蒼之父長不滿五尺蒼長八尺餘蒼子亦長八尺其孫長六尺餘酈食其長八尺東方朔長

九尺三寸車千秋長八尺餘霍光長七尺三寸金日磾長八尺二寸昭帝見外戚傳餘見本傳

右漢人身度

唐書曰張孝忠魁偉長六尺李晟亦長六尺楊慎矜兄弟皆六尺餘歎曰此貌此才欲見容當世難矣胡不使我體少弱耶馬燧姿度魁傑長六尺二寸楊收亦長六尺二寸宗楚客長六尺八寸陸景融吉頊郭知運李嗣業侯希逸張興張巡程千里皆長七尺楊守亮黑齒常

之皆長七尺餘郭子儀長七尺二寸婁師徳長八尺舊唐書婁本傳不言長若干

右唐人身度

今按漢人身度以漢尺言之也唐人身度以唐尺言之也是故昭帝年十八歲始冠而長八尺二寸其餘亦皆不下七八尺惟張蒼之父為短耳唐人雖謂之魁偉者亦不過六七尺耳惟婁師徳長八尺唐尺乃今曲尺也八尺為古柔尺一丈是與文

王十尺之身等也此外長八尺者幾希非唐人之與漢人有異乃漢唐尺度之不同耳然劉昫舊唐書不言婁師德長若干尺惟宋祁新唐書云八尺八字疑誤云

春秋文十一年穀梁傳曰長狄身橫九畝晉范氏註曰廣一步長百步爲一畝五丈四尺左註云長三丈公羊註云長百尺

國語客問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家語史記世家並同王肅曰十之謂三丈

數極於此也韋昭曰僬僥西南蠻之別名

博物志曰河圖玉板云龍伯國人長三十丈大秦國人長十丈中秦國人長一丈長狄喬如身橫九畝長五丈四尺或長十丈秦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十二見于臨洮長五丈足迹亦尺曰東北極人長九丈東方有螗螂沃焦防風氏長三丈

拾遺記曰宛渠之國人長十丈泥離之國人長四尺

神異經曰西海外有鵠國鵠或作鶴男女皆長七寸自然有

禮好跪拜西北荒中有小人長一寸朱衣朱冠乘輅

山海經註曰周僥國人長三尺外傳云僬僥民長三尺

詩含神霧云僬僥國人長一尺五寸小人國名靖人長九寸

洞冥記曰郅支國人長四尺末多國人長四寸

漢武故事曰東郡送一短人長七寸名巨靈

漢書東方朔傳曰朱儒長三尺餘

右異人身度

今按異人之出無拘於今古但不常有耳或者遂疑古人率皆長大非也然則僬僥朱儒之類豈非古之人耶以此觀之古今常人之體無有異也明矣其為異者葢不常有今世亦或有之但耳目所未見聞耳不可以為率也

春秋僖三十一年公羊傳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漢何氏註曰側手為膚按指為寸言其觸石理而出無有膚寸而不合

禮記投壺篇曰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漢鄭氏註曰籌矢也鋪四指曰扶一指案寸春秋傳曰膚寸而合投壺者或於室或於堂或於庭其禮褻隨晏早之宜無常處唐孔氏疏曰投壺有三處室中堂上及庭中也日中則於室日晚則於堂太晚則於庭是各隨光明處也矢有長短亦隨地廣狹室中狹矢長五扶堂上稍廣矢長七扶庭中大廣矢長九扶四指曰扶扶廣四寸五扶者則二尺也七扶者則二尺八寸也九扶者則三

尺六寸也雖矢有長短而度壺皆使去賔主之席各二矢半也室中去席五尺堂上則去席七尺庭中則去席九尺

儀禮鄉射禮曰箭籌八十長尺有握握素漢鄭氏註曰握本所持處也素謂刊之也刊本一作膚

儀禮喪服傳曰苴絰大搹註曰盈手曰搹搹扼也中人之扼圍九寸疏曰人之大小皆以九寸圍之為正

孔子家語曰夫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斯不遠

之則也

許氏說文曰程品也十髮為程程為一分十分為寸尺十寸也人手卻十分動脈為寸口十寸為尺尺所以指尺規榘事也周制寸尺咫尋常仞諸度量皆以人之體為法咫中婦人手長八寸謂之咫周尺也丈十尺也在十部夫丈夫也周制以八寸為尺十尺為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度人之兩臂為尋八尺也伸臂一尋八尺曰仞

孔鮒小爾雅曰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尋舒兩肱也倍尋謂之常周禮殳長尋有四尺酋矛長常有四尺但言四尺不曰長尋有仞校之長尺有咫文義不類四尺為仞恐非

尚書旅獒篇曰為山九仞漢孔氏傳曰八尺曰仞王肅家語註同

儀禮鄉射禮曰杠長三仞韜上二尋漢鄭氏註曰七尺曰仞八尺曰尋疏曰云七尺曰仞者無正文鄭桊書傳云雉長三丈高一丈則牆高一丈禮記祭義云築宮仞

有三尺牆高一丈云仞有三尺除三尺之外只有七尺曰仞也王肅則依小爾雅四尺曰仞孔君則八尺曰仞所見不同也云八尺曰尋者亦無正文冬官云車有六等之數云殳長尋有四尺長丈二而云尋有四尺除四尺則尋長八尺矣

又曰鄉侯上个五尋下舌半上舌漢鄭氏註曰八尺曰尋侯人之形類也中人張臂八尺張足六尺

覲禮曰諸侯覲于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

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註曰八尺曰尋十有二尋則方九十六尺也深謂高也從上曰深此云四尺亦不言仞

周禮春官小祝疏引禮緯云天子旌旗之杠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士三仞若七尺曰仞九仞則六丈三尺無乃太高人難持之以行若四尺曰仞九仞則三丈六尺近是但緯書之說未敢盡信

又冬官匠人為溝洫廣尺深尺謂之甽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

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疏曰自畎遂溝洫皆廣深二仞

澮廣二尋深二仞若以孔安國八尺曰仞則澮亦廣深

等但度廣以尋度深以仞故別言之若王肅依爾雅四

尺曰仞深二仞八尺與廣二尋不類鄭以仞七尺淺於

廣二尋二尺者以涂爲大故宜淺校二尺與溝洫不得

相類也論語子張篇子貢曰夫子之牆數仞漢包氏註

曰七尺曰仞朱子從包氏之說亦謂七尺曰仞

孟子盡心篇曰掘井九軔漢趙氏註曰軔八尺也朱子從趙

氏之說亦謂八尺曰仞
又曰軔音刃與仞同

管子乘馬篇曰十仞見水不大潦五尺見水不大旱十一仞見水輕征十分去二三二則去三四四則去四五則去半比之於山五尺見水十分去一四則去三三則去二二則去一二尺而見水比之於澤房氏註曰八尺曰仞分九仞則屈每分有二仞二尺去其三則餘有一丈八尺征稅也言平地五仞見水同於山五尺見水劉氏補註曰績按言地高則難澇故曰十仞見水不大澇

也低則難旱故曰五尺見水不大旱也當澇之時若高地十一仞見水則常征十分中免二三分十二仞見水則免三四分十四仞見水則免四分十五仞見水則免五分以其極高難灌溉可以比於山也當旱之時若汙下地五尺見水則常征十分免四分四尺見水則免三分三尺見水則免二分二尺見水則免一分以其極低易灌溉可以比於澤也十分去一當作十分去四乃字之誤也

莊子人間世篇曰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十仞李氏註曰徑尺為圍百圍葢十丈小爾雅云四尺曰仞或云七尺曰仞或云八尺曰仞十仞崔本作千仞今按其大蔽牛不過丈餘耳徑過十丈與其大蔽牛之文不合

又曰斬之三圍崔氏註曰圍環八尺為一圍今按當作八寸

又庚桑楚篇曰尋常之溝步仞之丘註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尋常之溝則周禮洫澮之廣深也洫廣深八尺澮廣二尋深二仞也六尺為步七尺曰仞步仞之丘廣

一步髙一仞也

今按鄉射禮箭籌八十長尺有握握素握布四指指一寸則籌尺有四寸矣公羊傳曰膚寸而合投壺曰室中布五扶先儒謂側手爲膚鋪四指爲扶則握與膚扶一矣先王制禮未嘗無所因故室中必用几而因几以度室堂上必用筵而因筵以度堂野外必用步而因步以度野投壺用指而已故因指以度籌此即家語所謂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者也然則寸尺之

度取諸身也漢律歷志曰一黍之廣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然則寸尺之廣又取諸物也先王制法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足以考信而無疑焉然後尺寸之度起矣則指尺之與黍尺一也黍有巨細故尺有長短先儒以黍之巨者積而為寸則於膚指不合於是有指黍二尺之辨謂圭璧之屬用指尺冠冕尊彝之屬用黍尺豈其然乎蓋夏尺與周尺不同所謂黍尺者夏尺也所謂指尺者周尺也周尺自秦以後不復

用之凡經傳中所謂布指知寸布手知尺一尺二寸為武中婦人手八寸為咫八尺為步八尺為尋人長八尺馬高八尺之類皆指周尺而言周尺元非從黍所生但以人之身體為準乃其制作本意律家不達此理遂擇極小之黍遷就指寸務要與周尺合致樂律聲焦指寸之弊也夫以人之身體為準或有長短肥瘦自是不同固非一定之法古人以體言度不過存其大略而已譬如世俗言物則云此物約有一人

高約有三四指寛約有一二托長亦不過言其大略
耳安得無毫釐之差豈可因此反疑累黍也朱子序
律吕新書有曰崇宣之季姦諛之會黥涅之餘其能
有以語夫天地之和哉葢指蔡京魏漢津輩所為大
晟樂也夫大晟樂生於徽宗指寸故漢津之説曰後
世以黍定律其失樂之本矣又妄引孟子曰萬物備
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柜黍云乎哉此其巧飾之
辭足以欺惑徽宗者朱子所謂姦諛正指此也而蔡

元定之書乃云百世之下欲求聲氣之元勿必之於秬黍則得之矣元定此言豈不謬耶小爾雅四尺謂之仞包氏鄭氏以為七尺曰仞孔氏趙氏以為八尺曰仞朱子註論則曰七尺註孟則曰八尺蓋擽兩可初無定論今按仞尋皆八尺也其分别者但上下縱長言之則曰仞俗語所謂一人高也故仞字从人刃聲左右横廣言之則曰尋俗語所謂一托長也考工記云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則仞與尋同為八尺此

其證也孔王之說以四尺為仞非也鄭包之註以仞為七尺亦非祭義築宮仞有三尺蓋一丈一尺也設若仞乃七尺而加三尺為一丈者只說一丈豈不明白而反含糊言之理不通矣夫一圍者猶俗所謂一虎口也直伸大指食指之閒而度之當黍尺七八寸許氏謂婦人手八寸為咫近一圍也樹身絜之百圍比今曲尺六丈四尺則徑當二丈有奇其高十仞比今曲尺六丈四尺此特言樹身耳柯條不計也或作

千仞千仞比今曲尺六千四百尺恐樹未有如此之大者葢亦寓言耳李氏崔氏之説竝非也

右證之以身體

周禮春官典瑞曰璧羨以起度註曰鄭司農云羨長也此璧徑長尺以起度量玉人職曰璧羨度尺以為度玄謂羨不圜之貌葢廣徑八寸袤一尺䟽曰先鄭云羨長也此璧徑長尺其義是也但語不足故後鄭增成其義也玄謂羨不圜之貌葢廣徑八寸袤一尺者案爾雅肉

倍好謂之璧則璧體圓矣今云璧羨羨是引聲而言是為長意故先鄭後鄭皆為不圜也云蓋者此璧本徑九寸今言羨則減傍一寸以益上下故玉人云以為上下一尺則橫徑八寸矣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也先鄭未嘗以璧為不圜疏說非

又考工記玉人曰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度註曰鄭司農云羨徑也好璧孔也爾雅曰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玄謂羨猶延其袤一尺而廣

狹焉疏曰引爾雅欲見此璧好三寸好即孔也兩畔肉各三寸兩畔共六寸是肉倍好也後鄭云羨猶延其袤一尺而廣狹焉者是羨爲不圜之貌造此璧之時應圜徑九寸今減廣一寸以益上下之袤一寸則上下一尺廣八寸故云其袤一尺而廣狹焉狹焉謂八寸也以爲度者天子以爲量物之度也

陳祥道禮書曰爾雅肉倍好謂之璧典瑞璧羨以起度玉人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鄭司農曰好璧孔也羨

徑也鄭康成曰羨不圜之貌延其袤一尺而廣狹焉葢璧圜九寸好三寸延其袤爲一尺旁各損半寸則廣八寸矣説文曰人手卻十分動脈爲寸口十寸爲尺周制寸尺咫尋常仞諸度量皆以人之體爲法又曰中婦人手長八寸謂之咫周尺也然則璧羨袤十寸廣八寸同謂之度尺則周制十寸八寸皆爲尺矣以十寸之尺起度則十尺爲丈十丈爲引以八寸之尺起度則八尺爲尋倍尋爲常又曰度起於璧羨權起於䮶琮樂起於黄

鍾之長則先王制器豈徒然哉凡物存天下萬世之法耳又曰考工記於桌言十有二寸於鎮圭言尺有二寸此十寸尺之證也王制曰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六尺四寸為步六尺四寸乃八尺爾此八寸尺之證也

蔡元定律呂新書曰按爾雅曰肉倍好謂之壁羨延也此壁本圓徑九寸好三寸肉六寸而裁其兩旁各半寸以益上下也其好三寸所以為壁也裁其兩旁以益上下所以為羨也袤十寸廣八寸所以為度尺也以為度

者以為長短之度也則周家十寸八寸皆為尺矣
今按先鄭釋羨為徑是也後鄭釋羨為延非也葢此
璧以縱黍律尺之三寸為其孔所謂好三寸也肉倍
好則六寸加好三寸共九寸為璧之徑乃縱黍律尺
之九寸九寸者九九八十一分正合橫黍度尺之百
分而為十寸矣此所謂以為度也好三寸是一事以
為度是一事非謂以其好之三寸而為度也亦非延
之使其縱廣不等也先鄭之說吾無間然後鄭之說

近乎穿鑿而歷代多從之舍真取偽天下皆然耳范鎮力主後鄭之說謂鬴之深廣不同其深尺者十寸之尺也其方尺者八寸之尺也胡瑗譏之曰周豈用兩等之尺惑於天下哉夫胡氏之論當矣陳氏蔡氏皆不取胡而取范亦猶范氏不取先鄭而取後鄭也後鄭之註王制其言最是而范氏却非之以為失於不知壁羨之法與鬴之數范氏此論可謂是非顛倒之甚矣鬴之有辨見量譜八尺為步辨見前卷

儀禮大射儀曰司馬命量人量侯道與所設乏以貍步大侯九十參七十干五十設乏各去其侯西十北十註曰量人司馬之屬掌量道巷塗數者侯謂所射布也量侯道謂去堂遠近也容謂之乏所以為獲者之禦矢貍之伺物每舉足者止視遠近為發必中也是以量侯道取象焉鄉射記曰侯道五十弓考工記曰弓之下制六尺則此貍步六尺明矣

又鄉射禮曰乃張侯下綱不及地武註曰侯謂所射布

也綱持舌繩也武迹也中人之迹尺二寸侯象人綱即其足也是以取數焉疏曰云武迹也中人之迹尺二寸者無正文葢考驗當時而言似云中人定挖圍九寸也漢禮云五武成步步六尺或據此而言也云侯象人也者謂經下綱象足云是以取數焉者以下綱象足張之象人張足六尺張臂八尺故云象人也云綱即其足也六尺是取數於武也

又曰射自楹間物長如笴其間容弓距隨長武註曰自

楹間者謂射於庠也楹間中央東西之節也物謂射時所立處也謂之物者物猶事也君子所有事也長如笴者謂從畫之長短也笴矢幹也長三尺與跬相應射者進退之節也間容弓者上下射相去六尺也距隨者物横畫也始前足至東頭爲距後足來合而南面爲隨武迹也尺二寸疏曰云笴矢幹也長三尺者以矢人職得知也云與跬相應者禮記祭義云故君子跬步而弗忘孝也一舉足謂之跬再舉足謂之步步射者履物不過

一跬故知以三尺為限也云距隨者物橫畫也始前足至東頭為距後足來合而南面為隨者謂上射下射並足處皆然言長武武跡也中人之跡尺二寸謂橫尺二寸也

又曰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為侯中註曰言侯中所取數也量侯道以貍步而云弓者侯之所取數宜用射器也正二寸骹中之博也疏曰云言侯中所取數也者謂侯中大小取數于侯道云量侯道以貍步者大射文故

彼云以貍步張三侯是用步耳而云弓者六尺為步弓之下制六尺與步相應侯所取數宜於射器故此經云弓也云正二寸骹中之博也者案周禮弓人云骹解中有變焉謂弓弣把中側骨之處博二寸故於此處取數焉

周禮夏官射人曰若王大射則貍步張三侯註曰鄭司農云貍步謂一舉足為一步於今為半步玄謂貍善搏者也行則止而擬度焉其發必獲是以量侯道法之也

侯道者各以弓為度九節者九十弓七節者七十弓五節者五十弓弓之下制長六尺大射禮曰大侯九十參七十干五十是也三侯者司裘所共虎侯熊侯豹侯也列國之君大射亦張三侯數與天子同大侯熊侯也

又冬官梓人為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上兩个與其身三下兩个半之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縜寸焉註曰崇高也方猶等也高廣等者謂侯中也天子射禮以九為節侯道九十弓弓二寸以為侯中高廣等則

天子侯中丈八尺諸侯於其國亦然鵠所射也以皮為
之各如其侯也居侯中參分之一則此鵠方六尺唯大
射以皮飾侯大射者將祭之射也其餘有賔射燕射鄭
司農云兩个謂布可以維持侯者也上方兩枚與身三
設身廣一丈兩个各一丈凡為三丈下兩个半之傳見
故短也玄謂个讀若齊人搚幹之幹上个下个皆謂舌
也身躬也鄉射禮記曰倍中以為躬倍躬以為左右舌
下舌半上舌然則九節之侯身三丈六尺上个七丈二

尺下个五丈四尺其制身夾中个夾身在上下各一幅
此侯凡用布三十六丈言上个與其身三者明身居一
分上个倍之耳亦爲下个半上个出也个或謂之舌者
取其出而左右也侯制上廣下狹蓋取象於人也張臂
八尺張足六尺是取象率焉綱所以繫侯於植者也上
下皆出舌一尋者亦人張手之節也鄭司農云綱連侯
繩也縜籠綱者縜讀爲竹中皮之縜舌維持侯者
又弓人爲弓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

長六尺有二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註曰人各以其形貌大小服此弓疏曰此以弓有長短三等人亦有長短三等而言取其弓與人相稱之事此上士中士下士以長者為上士次者為中士短者為下士皆非命士者故鄭云人各以其形貌大小服此弓也

陳氏禮書曰大射量人量侯道以貍步大侯九十參七十干五十鄉射記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為侯中倍中

以為躬倍躬以為左右舌下舌半上舌夫王之虎侯謂之大侯諸侯大侯九十參七十干五十則天子虎九十弓熊七十弓豹五十弓可知豹五十弓則麋亦五十弓可知先儒謂弓之下制六尺則九十弓者五十四丈七十弓者四十二丈五十弓者三十丈弓二寸以為侯中則九十弓者中丈八尺七十弓者中丈四尺五十弓者中十尺侯中廣崇方則五十弓之侯用布五幅度丈則中之布方丈矣倍中以為躬則

上躬下躬各二丈矣倍躬以為左右舌下舌半上舌則上左右舌布四丈而出躬各一丈下左右舌布三丈而出躬各五尺矣鄭氏謂半者半其出於躬是也鄉射記曰侯道五十弓射人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大射量人以貍步量侯道葢貍善搏者也行則止而擬度焉其發必獲大射擇士欲其能擬度而獲也故以貍步非大射則弓而已弓之下制六尺貍再舉足亦六尺其為步同其所用異也古者制度取於身而器用生於類故

侯道生於弓而侯中亦生於弓弓二寸以為侯中倍中
以為躬倍躬以為左右舌下舌半上舌而侯道因之侯
中之廣者雖不止此然十弓者侯道之所始也故五十
弓之侯其上則象人八尺之臂五八四十而用布四丈
其下則象人六尺之足五六三十而用布三丈中其身
也上下其躬也躬之左右出者舌也持舌者綱也籠綱
者縜也其不及地者武而已則下綱其足也武其足迹
也中人之迹一尺二寸則侯之制度取於身可謂備矣

今按古人之弓自有定制今世弓則大小不一未必盡合六尺為步也量侯道者亦不用弓然别有一物以木為之名曰步弓用此物以量耳其形雖不似弓而名之曰弓者蓋亦有所本也其間一步正合今量地五尺故近代謂五尺為步算法置五尺為實以六尺為法除之得八寸三分寸之一比新黍尺長三分寸之一則今一步比古一步大二寸矣正數只該曲尺四尺八寸為古一步今人言五尺為步者豈舉成

數而言之㺒貍乃野獸其狀似猫非狐類也狐則似犬與貍迥别俗呼貍爲野猫今山野間有之其步之遠近未考竊疑貍步二字乃器物之名即今所謂步弓也以其遞換而前若貍之步故取名焉非真貍之步也譬如俗呼狼頭老鸛嘴之類皆鐵器之名耳豈真狼之頭鸛之嘴哉臆見未知是否以俟博物者詳焉

考工記曰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

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與轐焉四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爲節註云此車之高者也軫與轐并七寸田車又宜減焉乘車之軹廣取數於此軹廣八尺旁出輿亦七寸也疏云此經論軫崇四尺不高不下之節上云兵車乘車輪高六尺六寸軹是軸頭處輪之中央故崇三尺有三寸加輪與轐二者七寸則得四尺云田車又宜減焉者田車軫崇三尺一寸半減乘車寸半加軫與轐亦減乘車寸

半爲五寸半也云乘車之軌廣取數於此者車輿六尺有六寸軌廣謂徹廣徹八尺則車輿外旁出輿兩相各七寸七寸之數取於軫轐七寸之數故云取數於此也

又曰車人爲車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首轂長半柯其圍一柯有半輻長一柯有半其博三寸厚三之一渠三柯者三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凡爲轅三其輪崇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以鑿其鉤徹廣六尺鬲長六

尺註曰鄭司農云柯長三尺謂斧柯因以為度䟽曰此
車人謂造車之事凡造作皆用斧因以量物故先論斧
柄長短及刃之大小也

今按車之為制蓋取法於人之身也人長八尺故車
轍廣八尺然車有大小而轍亦不同是以輿人之文
與車人異輿人之為車起度於輿廣車人之為車起
度於柯長輿人之車箱廣而不方車人之車箱方而
不廣則其制之異可知矣故車人轍廣六尺則與駟

車八尺之轍不同鬲長六尺則與六尺六寸之衡不同是兩轅之車一牛在轅内故鬲短而轍狹一轅之車兩服在轅外故衡長而轍廣也論語曰大車無輗小車無軏車制之有大小自古爲然而尺度亦隨之苟不知此而欲因車轍以校尺則未免無毫髮之差諺有家裏打車出外合轍之說不過言其大槩而已又曰車人爲耒庛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自其庛緣其外以至於首以弦其内

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堅地欲直庛柔地欲句庛直庛則利推句庛則利發倨句磬折謂之中地註曰緣外六尺有六寸內弦六尺應一步之尺數耕者以田器為度宜耜異材不在數中中地之耒其庛與直者如磬折則調矣調則弦六尺疏曰此車人既為車因使為耒之田器也庛庛者耒之面但耒狀若今之曲枚柄也面長尺有一寸云中直者謂手執處為句故謂庛上句下為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也句者謂人手執之處二尺有二寸

也云自其庛緣其外以至於首者據庛下至手執句者

逐曲量之云以弦其內者據庛面至句下望直量之故

云以弦其內內謂上下兩曲之內云六尺有六寸與步

相中也者言逐曲之外有六尺六寸今弦其內與步相

中中應也謂正與步相應應一步之尺數云耕者以田

器為度宜者在野度以步以人步或大或少恐其不平

故以六尺之耒以代步以量地也云耜異材不在數中

者未知耜金廣狹要耒自長六尺不通耜若量地時脫

去䎵而用之也此直庛及句庛皆不六尺之度惟中地之耒合磬折者乃六尺之度故鄭云中地之耒其庛與直者如磬折則調矣調者謂弦六尺則餘句直者不合六尺可知也

今按六尺為步古來有此成說其見於經籍者非止一二處耳獨此經文乃以六尺六寸為一步而註疏直以六尺鮮之玆所未詳也姑述於此以俟再考黍尺六尺六寸為今曲尺五尺二寸八分比今一步多

二寸八分云

又曰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一宣有半謂之欘一欘有半謂之柯一柯有半謂之磬折註云矩法也所法者人也人長八尺而大節三頭也腹也脛也以三通率之則矩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半矩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人頭之長也柯欘之木頭取名焉斲木之欘柄長二尺伐木之柯柄長三尺人帶以下四尺五寸磬折立則上俛玉藻曰三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長三尺疏曰引玉藻者

按彼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鄭註云三分帶下而三尺則帶高於中也以其人長八尺中則四尺今云三分帶下紳居二分明帶上有一分上三尺半是帶下有四尺半可知也

今按經云柯長三尺筭法置三尺為實折半得一尺五寸為法除實得二尺是𣝣長二尺也就置𣝣長二尺為實以前法除之得一尺三寸三分有竒是謂之宣乃人從頭至肩之數也人體亦有長短大小之不

同筭法舉其長八尺者為率耳置人長八尺減去帶下四尺五寸餘三尺五寸復減從頭至肩一尺三寸止餘二尺二寸深衣腰縫已上長三尺除了帶上二尺二寸仍餘八尺帶遮四寸露四寸也先儒舊謂深衣腰縫已上長二尺二寸葢因漢志布帛之廣為言是不知者妄說也漢志所言乃其幅之廣耳豈必衣長亦如幅廣之度數哉況布帛幅廣古亦不等詳見下文

周禮天官内宰曰出其度量淳制註曰度丈尺也量豆區之屬純謂幅廣也制謂匹長天子巡守禮所云制幣丈八尺純四䊷與疏曰趙商問云天子巡守禮制丈八尺純四䊷何荅云咫八寸四咫三尺二寸又大廣四當為三三八二十四二尺四寸幅廣也古三四積畫是以三誤為四也古字四作三與三相近故易訛也

又地官媒氏曰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註曰五兩十端也每端二丈必言兩者欲得其配合之名十

者象五行十日相成也疏曰云五兩十端者古者二端
相向卷之共為一兩五兩故十端也一兩四十尺五兩
四五二十總二百尺故總云每端二丈若餘行禮則用
制幣丈八尺取儉易共此昏禮每端二丈取誠實之義
故以二丈整數為之也
禮記雜記下篇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註曰納幣
謂昏禮納徵也十箇為束貴成數兩兩者合其卷是謂
五兩八尺曰尋五兩五尋則每卷二丈也合之則四十

尺今謂之匹猶匹偶之云與疏曰其幣一束謂十箇也束五兩者兩箇合為一卷取配偶之義是束五兩也一兩有四十尺八尺曰尋五八四十是兩五尋也今謂之匹由匹偶也

春秋襄十九年左傳曰賄荀偃束錦晉杜氏註曰五匹為束又昭二十六年傳曰幣錦二兩註曰二丈為一端二端為一兩所謂匹也二兩二匹也

小爾雅曰五尺謂之墨倍墨謂之丈倍丈謂之端倍端

謂之兩倍兩謂之疋疋有謂之束宋咸曰禮玄纁五兩以兩爲束每束兩兩卷之二丈雙合則成疋凡十卷爲五束以應天九地十之數與此制異馮今按疋有謂之束此句疑有脫字當作倍疋有半謂之束

淮南子曰古之爲度量輕重生乎天道黃鍾之律修九寸物以三生三九二十七故幅廣二尺七寸音以八相生故人修八尺尋自倍故八尺而爲尋有形則有聲音之數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十故四丈而爲匹匹者中人之度也一匹而爲制

前漢食貨志曰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匹以漢尺言之

後漢鄭康成儀禮註曰今官布幅廣二尺二寸疏曰漢法幅二尺二寸亦古制存焉故舉以為況若然周禮鄭志純三咫咫八寸二尺四寸者據繒幅也士喪禮云亡則以繒長半幅註云半幅一尺終幅二尺亦謂繒而幅二尺者而有二種喪禮略用其狹者故周禮鄭云凡為神之衣物必狹而小是也

大明會典曰凡織造段疋闊二尺長三丈五尺額設歲造者闊一尺八寸五分長三丈二尺此以鈔尺言之

世俗筭法以四丈為疋五丈為端

今按布帛之廣古有四說漢志所云二尺二寸一也鄭氏所云二尺四寸二也淮南子所云二尺七寸三也巡守禮所云三尺二寸四也其長則有二等巡守禮所云一丈八尺為制一也淮南子所云四丈為匹匹即為制二也夫二丈謂之端四丈謂之兩又謂之

疋五疋為束即五兩也鄭註禮記杜註左傳其說大同惟孔叢子謂八丈為疋其說小異然倍疋有半謂之束則亦以二十丈為束而與二丈為端二端為兩五兩為束之數正同俗以五丈為端不合經義此無稽之言耳淮南子云疋者中人之度也一疋而為制盖必以服之大者為度非以褻衣為則也古人衣服之有度數其遺制可考者惟禮記深衣耳以今新定黍尺計之據中人之軀七尺五寸者必如淮南所云

布廣二尺七寸長四丈乃足用若以漢晉前尺計之雖如淮南之數亦不足用是知劉歆之尺漢志之幅未合古制亦可見矣

禮記深衣篇曰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毋被土續衽鉤邊要縫半下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圜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

又曰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

玉藻篇曰深衣三袪縫齊倍要衽當旁袂可以回肘長中繼揜尺袷二寸袪尺二寸緣廣寸半

丘濬家禮儀節圖云按深衣制度乃溫公據禮深衣篇所斬製非古相傳者也愚於考証疑其裳制於禮深衣篇文勢不倫固已著其説矣後又得吳興敖繼公説謂衣六幅裳六幅通十二幅吳草廬亦謂裳以六幅布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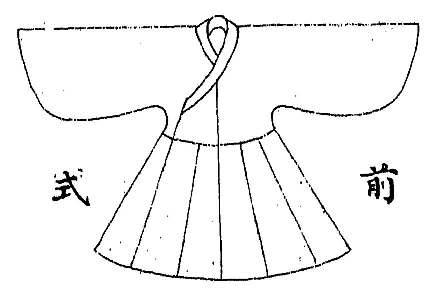
爲十二片不可言十二幅又但言裳之幅而不言衣之幅尤不可忌以教説爲是蓋衣裳各六幅象一歲十二月之六陰六陽也愚因参以白雲朱氏之説衣身用布二幅袖用二幅别用一幅裁領又用一幅交解裁兩片爲内外襟綴連衣身則衣爲六幅矣裳用布六幅裁十二片後六片如舊式前四片綴連外襟二片連内襟上衣下裳通爲十二幅則於深衣本章文勢順矣舊製無襟故領微直而不方今以領之兩端各綴内外襟上穿

著之際右襟之末斜交於左脅左襟之末斜交於右脅

自然兩領交會方如矩矣嘉靖間考定

葢從丘氏說

嘉靖七年閏十月二十六日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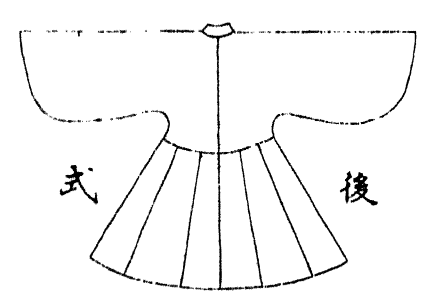


臣伏覩保和冠服圖說內開載

聖諭曰深衣玉色輔臣解曰玉色尚脩潔也臣道也今則自親王已下皆當脩潔以守臣道者也故制同也臣謹按說文曰璁石之似玉者蓋今燒水玉也絹帛之屬白而微青俗呼璁帛詳觀

欽頒圖式粧繪深衣白而微綠有裏裏則白色夫有裏者斯冬衣耳春羅夏紗似不必拘於布矣裁深衣用指寸醫家所謂同身寸也假如衣長六十指寸則上

勑諭考定深衣圖式頒行天下



身下身皆長三十寸象君臣同德也下齊前後各六十寸腰齊前後各三十寸袖長六十寸而闊三十寸象紀之以三平之以六也裳十二幅幅十二寸象成於十二也十幅在外二幅在內象顯諸仁藏諸用也衣有襟所謂續衽也裳在腋下者連前後不殊所謂句邊也領廣三寸象三綱也格廣二十寸象五四二十五常四端綱領條目無不備矣量人長短肥瘦此乃活法也

臣謹按舊圖無領無襟無袖上身短下身長不似古今衣制宋時以為服妖既經更定後則不復疑矣或曰舊用緣今無之何也荅曰用緣不過分别績青素三義耳衣用五色則上之可用青緣紗綃下之可用白素布葛固未嘗無别也安用緣哉

前漢書敘傳曰元元本本數始於一產氣黃鍾造計秒忽八音七始五聲六律度量權衡歷筭逌出劉德曰秒禾芒也忽蜘蛛網細者也師古曰秒音眇其字從禾

律歷志曰夫推歷生律制器規圜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度長短者不失豪氂孟康曰豪兎豪也十豪為氂

又曰黄鍾為宫則太簇姑洗林鍾南呂皆以正聲應無有忽微孟康曰忽微若有若無細於髮者也謂正聲無有殘分也

隋志曰孫子筭術云蠶所生吐絲為忽十忽為秒十秒為豪十豪為氂十氂為分此皆起度之源其文外互

宋志曰一萬忽爲一分忽者吐絲爲忽分者始微而著言可分别也一分爲一千絲爲一百毫毫者毫毛也自忽絲毫三者皆斷驥尾爲之一分爲一十氂氂者犛牛尾毛也曳赤金成絲爲之也

又曰因度尺而求氂度者丈尺之總名焉因樂尺之源起於黍而成於寸析寸爲分析分爲氂析氂爲毫析毫爲絲析絲爲忽十忽爲絲十絲爲毫十毫爲氂十氂爲

分

黄帝素問曰恍惚之數生於毫氂毫氂之數起於度量千之萬之可以益大推之大之其形乃制本註曰恍惚者謂似有似无也忽亦數也似无似有而毫氂之數生其中老子曰恍恍惚惚其中有物此之謂也筭書曰似有似无爲忽毫氂雖小積而不已命數乘之則起至於尺度斗量之繩準千之萬之亦可增益而至載之大數推引其大則應通人形之制度也

今按尺度之法自引至分凡有五等謂之五度自分

以下復有氂豪絲忽微之名葢於五度之下又為五等夫五者天之中數也十者地之終數也是故曰引曰丈曰尺曰寸曰分曰釐曰毫曰絲曰忽曰微共計十等而度法盡矣此窮幽極微之術也忽微兩字詳其名義本諸老子隋志觧為蠶吐絲者恐未必然按老子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也是為忽

恍忽兮恍兮其中有像恍兮忽兮其中有物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也算法忽微之名葢本諸此然世俗算書自忽微以下又有塵埃渺漠模糊逡巡須臾瞬息彈指刹那虛空清淨等目經傳子史用之亦鮮臣嘗竊有疑焉今試辨之夫註素問漢書者皆以為忽微乃恍忽幽微似有若無者也塵埃乃有形質之物比之忽微實為麤大渺漠模糊亦是廣大之義瞬息彈指又非度數之名虛空清淨與諸忽微無別凡此之

類名義乖舛皆無足取又隋志以絲為秒蔡氏以微為初詳其名義亦可疑焉夫秒者禾之芒即所謂蔈也淮南子曰十二蔈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許氏說文曰十二秒而當一分十分而寸是也則秒當在分毫二者之間與釐相去不遠然以十二為法未若十十為等整齊而易算也今乃列於毫忽之間以千秒為一分益無所據不如宋志十忽為絲之說名正而言順也蔡氏律呂新書絲下曰忽忽下曰初初

下曰秒夫忽微兩字既有漢志成説而不是從乃易微為初又以秒居初下是以百萬秒為一分失淮南許氏訓秒之義亦無可取焉

大戴禮保傅篇引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故君子慎始也

禮記經解篇引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陳澔註曰所引易曰者緯書之言也

史記太史公自序引易曰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徐廣曰

一云差以豪釐繆以千里裴駰曰案今易無此語易緯有之

隋志引易緯通卦驗曰十馬尾為一分

宋儒胡一桂曰歐公易序云讀經解有差若毫釐繆以千里之說秦焚書時易以卜筮全然經解所引於今易无之是未得為全書也按沙隨程氏古易章句外編云漢儒引易曰君子正其始萬事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此緯書通卦驗之文也亦猶先儒引左氏傳為春秋也

近世儒者舉此十六字附于坤文言之中曹建大謂不然而黄魯直引為大傳不知何所本也愚讀沙隨外編始知易為全書而近世儒者可讀附贅縣疣者矣

今按俗謂緯書出於哀平之世王莽好讖乃有妄人撰作諸緯玆說不然葢緯書之文未必盡出妄人之手其閒謬妄雖亦不無要在學者擇焉而已一切皆以為妄而棄之則過矣太史公大小戴皆在哀平之前則已有通卦驗之書而引之豈待王莽而後有哉

其書今亡全文雖不復見而略見於傳記之所引者如隋志十馬尾為一分之類是也臣嘗試之選馬尾之圓實麤大者用之而其匾者細者皆去之不用止用一條以利刀碎截成段每段可長一分或半分許先以麪糊塗竹篾上次將截碎馬尾實排沾之一一相挨勿令露空如此十馬尾則為一分矣以新造橫黍尺校之適與相合是知新尺信古尺也大抵緯書起自前漢前漢去古未遠彼時學者多見古書凡為

著述必有所本不可以其不經而忽之也至於後漢去古漸遠雖大儒亦未免穿鑿若許氏說文謂十髮為程程為一分蓋因易緯之義而誤以馬尾為人髮無稽之言此類是也臣嘗取髮試之校諸黍尺皆不合焉是故寧取易緯之馬尾不取說文之人髮信其所信而疑其所疑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亦當然之理耳

右證之以器物

五度所起

十纖為微 微纖者似有似無人之目力所不見也

十微為忽 忽者目力雖稍可見而恍惚難識也

十忽為絲 絲者蠶口初吐生絲也或曰翟鴦網絲也

十絲為毫 毫者人之毫毛也或曰兔之毫毛也

十毫為氂 氂者氂牛尾毛也或曰麒尾也亦作釐

五度正數

十氂為分 一秬黍之廣也為百毫千絲萬忽

十分為寸為百釐千毫萬絲十萬忽

十寸為尺為百分千釐萬毫十萬絲百萬忽

十尺為丈為百寸千分萬釐十萬毫百萬絲千萬忽

十丈為引為百尺千寸萬分十萬釐百萬毫千萬絲億忽

宋司馬光曰夫所謂律者果何如哉嚮使古之律存則吹其聲而知聲度其長而知度審其容而知量校其輕重而知權衡古律今已亡矣非黍無以見度非度無以見律律不生於度與黍將何從生耶夫度量衡所以佐

律而存法也古人制四器以相參校者爲三者雖亡茍其一存則三者從可推也又恐後世器或壞亡故載之於書形之於物黍者自然之物有常不變者也故於此寓法焉今四器皆亡不取於黍將安取之凡物之度其長短則謂之度量其多少則謂之量稱其輕重則謂之權衡然量有虚實衡有低昂皆易差而難精等之不若因度求律之爲審也非謂太古以來律必生於度也特以近世古律不存故返從度法求之耳

右總論五度乃四器之要

樂律全書卷二十三